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colorful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a woman with long, dark, wavy hair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 She is wearing a bright pink garment. Below her, in the lower left, a man and a woman are depicted in a close, affectionate embrace. The man is smiling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woman, who is also smiling and looking down at something in her hands. They are surrounded by green foliage and yellow flowers.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classic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but with vibrant, saturated colors.

心雨霏霏

琼瑶
心
著

724
703

心雨霏霏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心雨霏霏

琼瑶心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2 插页 92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5059—0924—x/1 • 656 定价: 3.65 元

心 雨 霏 霏

一个只想谈一辈子恋爱的少女发现自己的情人也很爱自己的妻子；一个想独拥双娇的丈夫得知自己的妻子也另有知音……貌似和睦恩爱的家庭原来隐匿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情与欲、温馨与苦涩，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男男女女的心灵……

目 录

1. 无声的回廊
2. 相遇在潮流中
3. 只想谈一辈子的恋爱
4. 单身与结婚之间
5. 一本人生荒谬剧
6. 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7. 爱的俘虏
8. 爱等不等于责任
9. 渴求的空间
10. 尾声

(一)

无声的走廊

多年来，她已养成倾听自己脚步声的习惯，在许多孤寂寒冷的夜晚，这咯咯的声响，一步步地延展着。听来，就如同她自己的心跳。

我的心
是一条幽暗的，没有出口的
回廊。
也曾喧哗，
也曾琵琶缭绕
然而如今
却已是杳无人迹。
在静寂的时刻，
我仿佛听到
蔓草在我孤独的阴影下
一点点地滋长。

江水冷坐在急诊室里，望着漆黑、冰冷的茶色玻璃门，
两眼失神的，竟有些发呆。

平时热闹、喧嚣的街道，在这个冬夜，寂静的如同一
片泛着蓝光的玻璃，璨璨然，却隐约刺着她的心。

门外的雨势很大，但在室内，却一点都听不到。只有
在有人进出时，才忽然有一阵排山倒海而来的澎湃，这时，
才会有人纷纷的惊呼：

“好大的雨啊！”

那些透着热情的冰冷点滴，像一场无名的皮影戏，映
在四周苍白的墙壁上，不时的起起落落，仿佛在诉说着人
间的冷暖。

只是假像罢了，虚幻的雨声，骨子里，却是场祭典，那咚咚的声响，恰似献祭时的鼓声。

江水冷连头都懒得抬，实际上，雨声丝毫无法惊扰她的心。

诊台边围着一群刚从护校毕业的小护士，吱吱喳喳的谈论着电影明星，但江水冷心中却比这个冬夜更寒冷、更无可自拔。

三十一岁了，有丈夫、有儿子，她不知道自己还缺些什么？

结婚四年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使她安适而稳定，原本瘦削的身材，也因这些年来的安逸，变得丰润而浑圆，白皙的脸庞，像玫瑰一般泛着健康的光泽。

这段时间，她常习惯自己一人呆坐，让时钟在身边分分秒秒的走着。

这是一种浪费吗？还是只是对生命的一种抗议？

江水冷问过自己，可是她找不到答案。

她总觉得自己像是走在一条杳无人迹的路上。

路伸得笔直而清寂，她的目的似乎在前方，但却好像不存在。走的越久，四周的景物越模糊。

渐渐的，江水冷甚至怀疑起自身的存在。

窗外的雨仍然在继续。

雨啊雨。

答案在这如同可以毁灭世人的雨中吗？

一双温暖的手忽然搭在她肩上。

江水冷猛然回头，本能的，她整个人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是哪个无聊家伙开的玩笑？江水冷正准备开口，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分寸的小护士。

好歹她也是副护士长啊！最讨厌别人这种忽然吓人的举动了！

才一转身，竟然是他！

一嘴骂人的话只好硬生生地咽了下去，那种哽在喉头的滋味，使她脸上表情十分奇怪。

“嗨！”

对方显然也被她突然站起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没吓着你吧！”

“没有。”

江水冷勉强的笑了一下，却感觉自己的胸口有些喘不过气来：

“丁大夫，今天轮到你值班吗？”

“是啊！”

丁浩温和地点点头，说完了这些之后，两人愣在原地，忽然沉默的不知该说什么。

江水冷尴尬地拉开身边的椅子。

“请坐！”

丁浩坐下来，两人相看了一眼，却又同时把脸别到另一边去。

这时，江水冷才发现，身边忽然多了好多双好奇的眼睛，只是一见她回头，全又装得若无其事，各忙各的去了。

“无聊!”

她在心里暗骂了一句，只好自己也装得没事：

“今天还忙吗?”

“还好!”

丁浩转过脸，“下班你怎么走?”

江水冷只觉得心跳得厉害，“坐公共汽车吧!”

丁浩的声音听来有些失望，他试探的问：

“不过，雨很大哟！坐公共汽车，可能不太方便吧!”

江水冷低着头说：

“可能天亮雨会小一点吧!”

她托着腮又说：

“只能希望如此了。”

丁浩用眼睛余光打量她的侧面，一络光滑的头发自她鬓边落滑，直垂到桌上。

直直长长的乌丝都被挽了上去，藏在那顶白色的护士帽里。

丁浩不断的幻想，如果拿掉那顶帽子……

他清清喉咙，“下雨天，他不来接你吗?”

江水冷原本想直接告诉他，但一转念。

“可能会吧!”

结婚四年了，由丈夫接送的次数委实屈指可数。眼看着同事们理所当然的出双入对，心里的委屈竟像今夜越来越重的寒气，一点一滴的渗到骨子里……

忽然她也发现了那络发丝，只好熟练的把它们给夹了

上去。

丁浩忽然觉得好失望，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了那络不听话的头发？还是江水冷的回答。

“好吧！”

丁浩起身，他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

“我到八楼去看看。”

他拿起值班记录簿。

“祝你顺利。”

江水冷抬起头，一双乌亮的眼睛闪着清光。

看到那双清澈的双眸，丁浩的脚步迟疑了一下，又有些犹疑了起来。

没想到江水冷扬起手：

“拜拜！”

这简直在下逐客令嘛！他只得往电梯走去。心里一肚子不是滋味。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江水冷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抬起头，直到确定他下楼之后，才全身瘫痪的倒在椅子上。

一时，竟也弄不清楚是何滋味？

仿佛是如蒙大赦，然而，却又带着一丝丝的失望……

江水冷用手指捏着太阳穴，可能是冷气太强了吧？竟有一阵头痛的感觉。

远处传来一阵辟哩叭啦的走路声。

江水冷头也不用抬，光听这脚步声就知道是吴美惠来了。

一想到她，江水冷忽然觉得头更痛了。

“嗨！”

吴美惠对着江水冷打了声招呼，她的热情是无庸置疑的。

穿着护士服的吴美惠就像一艘帆船，不，或许说是货轮更恰当。

她一手拿着半截巧克力，一摇一摆的挤进了急诊室的柜台。

看到有人在值班时还在吃东西，江水冷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吴美惠的嘴里充满了巧克力，她一张嘴，那褐色的汁液就像要流出来一样——

江水冷再也忍不住了。

她压抑道：

“不要再吃了！”

吴美惠无辜的望着她，仿佛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只有再补充一句：

“上班时间，不要再吃东西了。”

吴美惠这才恍然大悟，惊慌道：

“马上就好了。”

她努力吞下口中最后剩下的碎片，再把手里的巧克力塞进嘴里。

吴美惠费力道：

“没有了。”

她把胖手塞进嘴里，舔得啧啧作响。

江水冷觉得自己快昏倒了，每回看到吴美惠，她才发现护士的确难找。

连吴美惠都可以被录取……

唉……

江水冷在心中叹息着，一面挪动着身体，深恐白衣上也沾到了吴美惠的巧克力。

吴美惠消化完了巧克力，无聊的找江水冷聊天。

其实，如果可能的话，江水冷实在懒得理她，但是护理部能受得了江水冷的人实在不多，所以，在没鱼虾也好的情形之下，她也只有尽量忍耐，以免失去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朋友。

至少，她们还能说上几句话吧！

扯来扯去，实在没什么话题了。江水冷原本就是个话不多的人，再加上生性冷漠，总给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吴美惠就不同了，她心宽体胖，一张笑逐颜开的娃娃脸，总让人不设防。往往，她的存在就像是活动家具一样，让人丝毫感觉不出她的存在。

尤其是护理部那些新进来的小护士，总是喜欢吴姐长、吴姐短的跟在她后面，有事时也总喜欢找她商量，所以，虽然她和江水冷同班，不知道的人却以为她们年龄差了一截。

关于她的人缘好，江水冷老有些不是味道的感觉，但也总是好奇她是如何做到的。

在她闭塞的世界中，吴美惠就像是一张不甚完美的渔网。常常，江水冷漂浮在水面上，吴美惠便替她打捞上来一些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有时是垃圾，有时是水草，但是偶尔，网中却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足够她好好的饱餐一顿。

所以，对她的邈邈，江水冷常常可以视而不见，反正她的心忽然又开始在漫无目的飘游了，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她的心，也像这雨季的天空一般，仿佛是一个裂了大口的洞。

黑沉沉的，像一个无底的宇宙，有时，她感觉自己好像活在一种失重状态中。

吴美惠有些好奇的望着她，她根本仍是无知无觉的，在有限的空间中，存在的只是她的躯体。

“哎！”

吴美惠用胖胖的肩膀撞了撞她说道：

“你在想什么吧？”

江水冷托着腮，无意识的：

“没有呀！”

她真的是脑筋一片空白，可惜有许多人并不这么想。吴美惠和江水冷是旧识了，知道她有这种发呆的习惯。

吴美惠叹了口气，道：

“你别老是这个样子嘛！”

她好意的说：

“你这样，别人都以为你很凶呢？”

“会吗？”

江水冷回过头来，笑道：

“你又听谁在议论我了。”

“没有！”

吴美惠摇摇胖手，“只是有些新进人员都认为你很凶，我想，可能是你常常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把人家都吓坏了。”

江水冷笑道：

“哼！”

她的嘴角向上牵动了一下，从鼻子轻轻哼出一声，道：

“上班时间，我又不是来卖笑的。”

吴美惠犹疑道：

“你说的没错，可是……”

她话还没说完，就被江水冷给打断了。

“说到新来的那些小孩。”

江水冷脸上的表情不甚友善，“我真不知道她们上班到底来做什么的？一点认真态度都没有。”

她是个自认最有认真精神的人，而且，对于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所以，江水冷常用要求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但是，却发现似乎越来越困难。而且除了把人际关系越弄越坏之外，好像并没有别的收获。

吴美惠在心里摇摇头，对于社会的现实，她可是早领教过了。

在这个人人苟且的大环境里，做人比做事重要多了，江水冷只是升的比较快，就以为自己才是对的。仍然还停留在有理走遍天下的想法中。

难道她都不会犯错吗？其实人都是脆弱的，吴美惠在想，不知道江水冷何时会栽个大跟斗，结果自己还不知不觉呢？

圆滑是吴美惠的处世态度，眼见此路不通，她立刻住嘴。其实，她很清楚江水冷喜欢听些什么。

“喂！”

她改变话题道：

“你知不知道护理部新来的那个丁曼娜。”

“知道呀！”

江水冷道：

“就是男朋友很多的那个嘛！”

“对！对！”

吴美惠立刻接下去：

“你觉得她长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江水冷坦白的说，她常以为这是一种美德。

“可是许多大夫都惊为天仙呢！”

吴美惠笑道：

“追她的人好多哟！”

“那让他们去追啊！”

江水冷从抽屉里掏一面镜子，自顾自的整理起头发来

了。

“自恋狂!”

吴美惠在心里暗骂了一声，表面仍不动声色的，“听说那个丁大夫，也在追她呢!”

江水冷微微转过头来，倒是一脸好奇，“你又听谁道听途说了?”

她的语气有些不悦，态度却是不信多过生气。

吴美惠觉得受到了鼓励，“大家都知道! 这个月，他们在街上被人碰到了好几次呢!”

吴美惠有些幸灾乐祸，心想，你这第一美女的招牌可要被人卸下来了!吧!

江水冷只觉心头被重重的锤了一下，她咬着下唇，一时竟是无名火四起!

这个不要脸的男人!

她在心中暗骂，以往，即使她不要的，别人也休想染指!

更何况，是丁浩!

那个追得她有些心神不宁的男人，竟然脚踏两条船，一时，她忘了自己已婚的身份。

但她表情更冷漠了，江水冷站起身，“我要去查夜了。”

吴美惠一脸愕然，“哎! 今天怎么这么早?”

明明刚才还聊的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以往，那些医生护士之间的绯闻，往往是她们消磨大半夜的最佳话题。